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2010年1月14日星期四

下午3時正會議開始

出席議員：

主席曾鈺成議員，G.B.S., J.P.

何俊仁議員

何鍾泰議員，S.B.S.,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李華明議員，S.B.S., J.P.

吳靄儀議員

涂謹申議員

張文光議員

陳鑑林議員，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G.B.S., J.P.

梁耀忠議員

黃宜弘議員，G.B.S.

黃容根議員，S.B.S., J.P.

劉江華議員，J.P.

劉皇發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劉健儀議員，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鄭家富議員

霍震霆議員， G.B.S., J.P.

譚耀宗議員， G.B.S., J.P.

石禮謙議員， S.B.S., J.P.

李鳳英議員， B.B.S., J.P.

張宇人議員， S.B.S., J.P.

陳偉業議員

馮檢基議員， S.B.S., J.P.

余若薇議員， S.C., J.P.

方剛議員， S.B.S., J.P.

王國興議員， M.H.

李永達議員

李國麟議員， S.B.S., J.P.

林健鋒議員， S.B.S., J.P.

梁君彥議員， S.B.S., J.P.

梁家傑議員， S.C.

梁國雄議員

張學明議員， G.B.S., J.P.

黃定光議員， B.B.S., J.P.

湯家驊議員， S.C.

詹培忠議員

劉秀成議員， S.B.S., J.P.

甘乃威議員， M.H.

何秀蘭議員

李慧琼議員

林大輝議員， B.B.S., J.P.

陳克勤議員

陳茂波議員， M.H., J.P.

陳健波議員， J.P.

陳淑莊議員

梁美芬議員

梁家騮議員

張國柱議員

黃成智議員

黃國健議員， B.B.S.

黃毓民議員

葉偉明議員， M.H.

葉國謙議員， G.B.S., J.P.

葉劉淑儀議員，G.B.S., J.P.

潘佩璆議員

謝偉俊議員

譚偉豪議員，J.P.

缺席議員：

李國寶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出席政府官員：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先生，大紫荊勳賢，G.B.S., J.P.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生，J.P.

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先生，S.C., J.P.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G.B.S., I.D.S.M., J.P.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G.B.S., J.P.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女士，G.B.S., J.P.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先生，J.P.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G.B.S., 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教授，S.B.S., J.P.

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女士，J.P.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先生，J.P.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女士，J.P.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女士，J.P.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教授，J.P.

列席秘書：

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行政長官根據《議事規則》第8條向本會發言，並就議員的提問作覆。

默哀

主席：請各位繼續站立，待行政長官進入會議廳。

(行政長官進入會議廳後)

主席：在我們開始會議前，正如大家知道，海地日前發生了7級大地震，災情非常嚴重，死亡人數可能已經數以萬計，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個國家，經已決定參與救災工作。我們向海地的災民及死難者家屬表示深切慰問。我建議大家起立，為海地的死難者默哀1分鐘。

行政長官答問會

主席：行政長官會先向本會發言。

行政長官：主席、各位議員，我感到很高興在新一年開始時，來到立法會跟各位議員交流。我希望藉這個機會，交代今年特區政府工作的重點。

我先談談政改諮詢的工作。香港政制發展的爭議由1984年開始，至現在已經超過25年，其間不時造成社會對立及分化。要解決政制的矛盾，是不可以一步到位的。政府的責任，是逐步收窄分歧，以及建立社會共識，然後一步一步克服困難，實現普選目標。

目前民意的基本共識，便是不希望見到政制再一次原地踏步。政府在諮詢文件中提出的建議，是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2007年決議的基礎上，向普選目標邁出重要的一步，對在2017年和2020年落實普選，有積極意義。我希望在諮詢期內，各界人士皆本着理性態度，提出意見。“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是向前走，還是原地踏步，不斷內耗，在於議員一念之間。

有部分政黨最近宣布將會推行所謂的五區公投運動。我留意到這項計劃在宣布後，社會主流輿論均不認同這種做法。事實上，《基本法》根本沒有給予香港特區進行公投制度的安排。所以，在香港進行任何形式的所謂公投，均是完全沒有法律基礎，以及沒有法律效用的，特區政府是不予承認的。關於香港政制的發展問題，無論大家的意見和立場有多大的不同，我們皆可以拿出來討論。不過，要談得出結果，我們必須

嚴格按照《基本法》所確定的程序辦事。任何偏離《基本法》所規定的程序的行為和做法，均無助於達成社會共識。

我們今年的第二項挑戰，便是經濟復蘇。對於今年的經濟前景，我是保持審慎樂觀，但不會掉以輕心的。

香港經濟近期已經進入復蘇階段，零售既暢旺，出口亦回復輕微增長，而就業市場也有些改善。不過，香港經濟的表現，是很容易受外圍情況影響的。環球經濟復蘇現時尚未穩固，尤其是發達地區的經濟，仍然面對很大的下滑風險。所以，香港的復蘇過程仍然有可能會出現反覆。

第一，歐美消費者由於有需要增加儲蓄，以減少負債，引致他們的消費能力減弱，繼而減少進口，香港的出口因此難以期望可以迅速回復金融海嘯前的增長步伐。

第二，美國經濟復蘇的基礎仍然頗為薄弱，經濟反彈的動力，主要來自公營部門刺激經濟的財政及金融措施，在私營環節裏的內生動力不足，失業率達到雙位數字。美國國會會於今年進行中期選舉，保護主義情緒不可避免地會再不斷升溫。所以，我們不能夠完全排除美國經濟會再次衰退，這會對全球的經濟復蘇帶來濃厚的陰影。著名經濟學家及諾貝爾得獎人克魯明(Paul KRUGMAN)最近便表示，美國經濟有高達四成機會會在今年再現衰退。

第三，各地政府和中央銀行何時採取退市行動，對於全球，以及香港經濟的前景，增添了很大的不確定性。退市過急或會令全球再陷衰退，但退市過遲，則極有可能會增加通脹的威脅，甚至會引發新一輪資產泡沫。歐美的中央銀行現時已準備退市，我們必須密切留意。在退市開始後，金融市場的流動資金會減少，而利率亦會趨升，這有可能會令美元匯率加劇波動，對於經濟平穩復蘇會構成新的挑戰。

我於上月到北京述職時，溫家寶總理提到香港的深層次問題。溫總理所指的，便是香港的經濟轉型問題。對此，我們已經着手處理，包括提出發展6項優勢產業，以推動經濟結構多元化，從而避免過度依賴金融服務業。具體計劃會在今年內陸續開展，希望議員能夠全力支持。當然，香港面對的深層次問題有很多，是不止於經濟轉型，亦包括政治深層次問題及社會矛盾的。

在社會矛盾方面，主要體現在貧窮問題及年青人的訴求。目前的經濟雖然已逐漸回穩，失業率也自去年年中的高峰期慢慢回落，但大家皆知，低收入階層的環境依然困難，而中產人士和年青人亦有不少怨氣。

企業面對經濟下滑，不得不削減開支，而不少“打工仔”均被減薪，甚至被裁員。經濟最近雖然稍有起色，但租金又隨之上漲，不少僱員的實質收入在數年來沒有明顯增長。調查顯示，貧窮人口的數字是有所增加的。自1月1日開始，各項收費加價，低收入人士更感到雪上加霜。改善市民的生活，一直是我們的首要任務。我承諾政府今年會認真考慮推出措施，以緩解低收入人士的困難，而推動香港經濟發展，以及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更是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

香港能否長遠持續發展，關鍵在於人才。青年人既有衝勁，也有理想，亦有潛能，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社會近期十分關注“80後”，即1980年代出生的二、三十歲一代對社會的不滿。

我們對年輕人的確要有更好的理解，亦要聆聽他們的心聲，以及明白他們的理念、抱負及對社會和政府的期盼，甚至是他們對某些情況的失望和不滿。我們年長的，亦要反躬自問，時代變遷，我們有否因為經過了時間轉變，而變得更保守和落後呢？我們與年輕人的溝通是否足夠呢？我們是否懂得以甚麼方法和他們溝通呢？

戰後建設香港的一代人追求效率、追求經濟增長，而今天的年輕人則追求價值、追求自我實現。不過，我們不能夠將兩代人的想法簡單地對立起來看。在年輕人的組羣之間，亦包含了各式各樣不同的立場。我在2007年競選連任時，提出了進步發展觀，表示香港既要發展經濟，亦要保育。發展的效益，除了經濟外，亦要講求社會及更多環境的效益。

這一屆政府的施政目標，重點是調和各種矛盾，以及平衡社會各方面的利益，既不盲目不惜代價地追求發展，亦不能夠只談保育而放棄發展。我們珍惜年輕人對香港本土的感情，而把這種感情應用在社會建設上，則可以推動香港持續進步。

回顧我們過去兩年的工作，香港雖然發生了很大變化，但亦有不少成績：在全球金融危機沖擊下，香港市場的企業首次上市集資總額，去年仍佔全世界的首位；在發展多元化產業方面，經過了兩年的努力，香港成為全球第二大葡萄酒拍賣中心，地位僅次於紐約；從去年開始，香港成為全球第三大藝術品貿易市場，僅次於紐約和倫敦。我有信心靠着大家的努力，踏入虎年，香港會虎虎生威。

多謝各位。

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的紙牌遮擋了我的視線，請你把它放下來，因為我看不到後面的同事。

(黃毓民議員將牌紙放到桌上)

主席：行政長官現在回答議員的質詢。有意提出質詢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的按鈕示意，然後輪候發問。議員提出質詢時請站立。

當行政長官答覆議員的質詢後，有關議員可隨即就其質詢提出一項簡短的補充質詢。

陳克勤議員：主席，我們看到現時社會上多了一羣“80後”的年青人，以不同的形式表達他們的意見，這引起了社會上一定的回響。有些人說他們是因為社會上階級流動的機會少了，也有些人說是因為他們看到社會上有很多不公平的現象，所以，他們要走出來表達他們的不滿。

坦白說，我相信我們在席的60位議員，均未必能夠100%瞭解這羣年青人的一些心態。據我自己與這羣年青人的接觸，得悉無論他們是有上街的、沒有上街的、溫和的、激進的，均有一個共同的想法，便是覺得現時政府對他們的聲音是聽取太少，以及並不很尊重、也不很重視他們的一些看法。

我想問行政長官，他對現時“80後”這個現象是如何理解，以及他覺得現時政府與年青人的溝通機制是否足夠？

行政長官：正如我剛才在開始發言時已經說過，我們對青年人的確要有更好的掌握和理解。換句話說，我們現時溝通的方法和所做的事情的確是不足夠的。我們現正在研究從多種渠道來加強我們與那些年青人的接觸，掌握他們對社會、政府及將來的期望，並希望把他們的意見融合在我們的政策釐定的過程之中，希望能有助我們一起進行社會建設。

此外，我們一定要制訂一些更適合這些年青人的政策，把年青人的理念、衝勁和激情更好地發揮出來，成為社會的新動力。然而，溝通一定是必要做的，但卻要尋求一個很好的方式。我們以往傳統的溝通方式，如地方諮詢、個別的專題諮詢、討論，可能未必適合我們年青的一代，他們使用的媒介亦可能發覺面對面的溝通是很困難、很尷尬。

有些人認為我們須透過互聯網、Facebook、Twitter等各種方法來做，這些渠道我們也一定要發掘出來，盡量加強我們的溝通渠道。然而，我覺得怎樣也好，任何的溝通方法和次數也好，均要保持一種基本的原則，才能有好的結果，便是有理性、要心平氣和，大家要尊重事實及說道理。在這方面，特區政府現時全心全意，首先想多些瞭解這新一代的願望和期望，以及他們不滿的主因，我們也會樂意尋求任何方法，加強我們現有的溝通渠道、方法和次數。

我覺得，最重要的便是我剛才所說的，千萬不要把年青人——把1980年代後出生的——與其他年代出生的放於對立位置，我覺得這是不對勁的。現時，在1980年代後出生的這一組羣裏，他們當中立場也有很多不同的，我們更要小心地聆聽，充分瞭解，這樣才可以取得真正能夠代表他們這一羣的主流意見。

陳克勤議員：主席，我相信很多年青人都願意以理性、和平的態度與政府進行溝通。不過，在溝通之前，政府可否放下家長的心態，以公平、對等、包容的心態，與我們的年青人溝通？我相信這樣向前走一步，才能令兩者之間的對話更容易融合在一起，而且是更容易有成果的。

行政長官：我完全同意，這是必要的先決條件。每逢溝通時，均要有同等地位或同等立場，一定要放下自己所有的年歲的包袱、自己意見的包袱，才會聽到別人的意見。

何俊仁議員：行政長官，對於領導人所提出的深層次矛盾的問題，你最初的解讀只是經濟轉型的問題，當時我們覺得這看法太膚淺了，你怎可以看到這深層次的問題呢？但是，我今天聽到你所說的，則較為全面一點，看到有很多經濟問題，一直帶出很多社會矛盾，包括貧富懸殊、基層貧窮化、青少年缺乏前途或希望，以致政治上的矛盾等，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這種說法我覺得較為全面。

不過，此問題的關鍵在於“解決”這二字，你怎麼解決呢？我們一直覺得，要解決這些問題，你便要看得出問題的根源。為甚麼你不能落實一些你可能看得到的，而且可能覺得適合的社會政策來解決這些問題，即所謂以釜底抽薪的方法來解決這問題呢？那便是由於你本身受到很多束縛，因為你是在這樣的制度下產生，你的選民是小圈子的既得利益者，他們把你重重束縛着。如果你不徹底解決政制民主化的問題，使你

有足夠的授權，解除這些小圈子既得利益者的束縛，你又怎能大刀闊斧地解決這些多層的深層次矛盾？

因此，我的質詢很簡單。你今天仍是向我們說，政制發展沒有辦法，必須一步一步進行。對不起，香港不可以再等待這麼多年，由民主化來解決這些問題。你是否覺得在這情況下，你很無奈？你是否覺得只能繼續面對這些矛盾，每次與領導人會面時也只能說，你已盡了力，然後只能輕嘆？

行政長官：首先，我相信國家領導人對香港的事情是有充分瞭解的，但我通常是以溫家寶總理的言論作出發點，因為我述職的時候是分開數個環節來進行的。我與溫總理傾談的，大多數是經濟上的問題，對於社會和政治等問題，通常是與胡主席和習副主席傾談，但這並不代表溫總理不明白香港存在深層次問題。我相信任何機構、任何社會和任何團體也會有短線問題、長線問題和深層次問題，這是必有的。正如我剛才所說，溫總理一定瞭解香港有其他的問題，而我們主要傾談的都是經濟問題。

對於香港必須解決政制發展，特別是普選問題，你所說的確是很對的，但我們已有一個很充實、很明確的、已立法的普選時間表，這是很清楚的。人大常委會已有一個很嚴正的決定，表明我們可以在2017年實行普選，只要我們完成本地立法的工作。此外，我們在2020年亦有立法會普選，在這情況下，我們覺得已十分清楚地指出了我們的目標。我們目前最緊要的工作，便是如何令2012年舉行的這兩項選舉更民主、更開放、更接近我們將來普選的目標，這便是我們應該急須處理的工作。在這方面，我在任內未曾試過無……我甚至盡自己的能力去做，亦不是說有任何人阻攔我們，我們要面對和知道的，是政制的發展須得到很多人的共識，在社會上須獲得香港人的共識。2005年給我們的教訓是，並非中央不容許我們做，而是香港自己得不到共識，沒辦法達到一個我們共同接納的、可以爭取得到三分之二的立法會議員支持的方案，所以政制發展便停了下來。我很希望2012年的政制方案不要重蹈覆轍。

何俊仁議員：主席，行政長官剛才的答覆，其實再進一步反映出另一個深層次矛盾，便是香港與中央之間一個很尖銳的矛盾。這矛盾怎樣體現出來呢？便是你已經多次指出，2017年和2020年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是已立了法的時間表，但對不起，我看不到有法律的存在。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只是說可以選舉。最近，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女士再次提

醒我們，我亦覺得她說得對，我不可以說她是錯的，她只是說“可以”，千萬不要以為是必然會發生，所以將來還是障礙重重的。

這矛盾在於，特首，你可能看到香港人有很多期望，社會上有很多壓力，想有真正的普選，但你卻辦不到，因為代表中央的聲音告訴你並非是這樣的。所以，我想再次問你，地方與中央之間的深層次矛盾，我們也須面對，你會否代表香港人告知中央，如果不徹底解決政制民主化問題，其他的一切社會和經濟等矛盾是難以徹底解決的？

行政長官：我在這次任期開始時，有一項最重要的工作，現已完成了，便是在2007年代表香港人的意見作出報告，並得到中央政府的同意，在2017年和2020年在香港實行普選。特區政府的立場是很明確的，便是人大常委會在2007年的決定是一個有憲法效力的莊嚴決定，為香港訂下了2017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而隨後可以在2020年由普選產生所有立法會議員。有了普選時間表之後，我們只要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在2017年和2020年之前完成修改兩個選舉辦法的五步曲當中的第三、四步，香港社會就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普選模式達成共識，普選自然可以水到渠成。我覺得只要根據這種方法來做，是沒有錯的。問題是權力在於我們，要視乎我們能否達成共識，這是重要的。

梁國雄議員：特首先生，“*Love one another, as I have loved you*”，你知不知道這句話怎麼說？如何解釋？在哪裏出現？出自何經何典？

主席：梁議員，請你就政府的工作提出你的質詢。

梁國雄議員：我重複一次，“*Love one another, as I have loved you*”。

行政長官：主席，他已提出了他的質詢，我就此作答，好嗎？

主席：梁議員，如果你已提出了質詢，便請坐下。

(梁國雄議員繼續站立)

梁國雄議員：主席，他懂得回答這項質詢，你會否讓他作答？你不讓他作答也是可以的。

行政長官：我現在回答，但請你先坐下，我便會回答了。

主席：請你坐下。如果你已經提出了質詢，便請坐下。

梁國雄議員：不是，我尚未提問完畢，這只是一個開端。

行政長官：對不起，我不回答了。

梁國雄議員：這只是一個*quote*，這只是引述，我是在引述而已。

主席：梁議員，按照質詢的規則，行政長官是來回答議員就政府工作提出的質詢，這是規則。尚有多位議員在輪候提問。

梁國雄議員：不是，這只是一個引述。

主席：每位議員都應該盡量少發表議論，提出質詢。

梁國雄議員：這個議論不是我發表的，我是*quote*別人而已。

主席：那麼，請你提出你的質詢。

梁國雄議員：你懂得嗎？

主席：請你提出你的質詢。

行政長官：主席，如果這已是他的質詢，我便回答。

梁國雄議員：如果他懂得這句說話.....他搶着回答，當然是懂得這句說話了，那麼，他.....

主席：梁國雄議員，我們現在不是進行辯論，亦不是對話，你應該.....

梁國雄議員：是他跟我對話.....

主席：你應該完整地提出你的質詢，然後我會請行政長官作答。

梁國雄議員：他在一個電視節目上跟我對話，他說他拿出了一個人的相片，他說怕了我，我當然要.....

主席：請你提出你的質詢。

梁國雄議員：這句說話是德蘭修女的墓誌銘。你如果不懂這句話，便應該扔掉了那張相片。有一些你剛才說的“80後”青年，正在外面斷食120小時。你剛才在隨從的簇擁下，是不會看到他們的。

我想向你請教，你經常用德蘭修女來對付我，我今天就以德蘭修女來教誨你，“*Love one another, as I have loved you.*”——你出去看一看他們，可以嗎？你去聽一聽他們要說甚麼，可以嗎？你已經來到這裏了，為何還要用甚麼互聯網呢？你可否學趙紫陽一樣，走出去說“我來遲了，不好意思，同學們，保重身體”。我說的是有所本的，因為他今天全部跟follow up，從有線開始到今天，他說最有意義的發問是即場的，不像其他人般準備好的.....

主席：請你立即提出你的質詢。

梁國雄議員：我想問你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他們的訴求是，希望政府暫時擱置高鐵的撥款計劃，並再請其他顧問團來看看這計劃是否浪費金錢，再從長計議。此外，他們亦深切知道功能界別的罪惡，因為功能界別在表決時會對計劃投贊成票。對於這兩個訴求，我今天請你聽從 *Mother Teresa* 的遺訓，正如她的墓誌銘所說，出去看一看他們可以嗎？他們發SMS給我，叫我一定要跟特首這樣說，要請他出來跟他們對話。

主席：梁議員，如果你已提出質詢便請坐下，讓行政長官作答。

梁國雄議員：他是否已聽清楚呢？

主席：請你坐下。

梁國雄議員：好的，沒有問題。

行政長官：我告訴你，梁議員，其實，德蘭修女說的這句話是來自耶穌的。耶穌說過數次，《新約》和《舊約》的最大分界線在於，你不單要愛任何人，甚至要愛你的敵人，所以.....

梁國雄議員：他是否視“80後”為敵人呢？

主席：梁國雄議員，請你坐下。

行政長官：我的意思是.....

梁國雄議員：他不可以亂說的。

主席：梁國雄議員，請你坐下。

梁國雄議員：這裏是有體制的。

行政長官：所以，愛任何人都是有需要的。我剛才已說過，我是尊重年青人的。我亦知道，我仍有很多事情有需要學習，用甚麼渠道跟他們溝通呢？用甚麼方法是最好的呢？

但是，有時候，當羣情很高漲的時候，如果你突然跟他們溝通，這不一定是最好的場合。但是，我告訴你，我們會盡一切努力，一定會尋求好的方法跟這羣年青人溝通，不止是跟這羣年青人，還跟很多年青人溝通，有些是支持現在建制、支持我們的政策的。我們要聆聽，而對於反對我們的意見，我們更一定要聆聽。

關於高鐵這個問題，在這個議會裏已辯論了很多個小時，社會上亦表達了很清楚的意見。主流意見是盡快通過這項工程。

梁國雄議員：主席，這位特首經常引經據典，說“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他雙腳走出去便是了。我計算過，他現在走出去不需要兩分鐘，外邊是風平浪靜的，因為他們正在斷食，是沒有能力像我般在這裏向你喊口號的。我懇請特首出去回答他們兩個問題：第一，會否因應社會上大多數人越來越質疑這個高鐵方案，而出去跟他們對話；第二，會否取消功能界別。你要注意，他們沒有像我般說要雙普選，他們只是要求取消功能界別。他們現在已經斷食了差不多50小時，現時天氣很冷，你會否出去呢？既然說，“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特首，現時就在你的足下，你肯走出去就行.....

主席：梁國雄議員，你提出了補充質詢便請坐下。

梁國雄議員：他是否聽得懂“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呢？

主席：請你坐下。

梁國雄議員：他不要“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行政長官：市民的意見，包括外面部分年青人的意見，我們亦同樣重視。對於反對高鐵人士的意見，我們已聽得很清楚，我們亦有加以考慮。此外，在這個議會和數個小組內，也已經不停研究這些問題。

我剛才所說的是，關於高鐵的問題，我們現在應該拿定主意，盡快讓這項工程上馬。

梁國雄議員：我是問，他會否出去跟他們對話呢？

主席：梁國雄議員，行政長官已經回答了你的補充質詢，請坐下。

梁國雄議員：如果他已作答便可以了。多謝。

陳淑莊議員：曾司長，我也是問同一個問題 —— 對不起，曾特首，不好意思，司長坐了在那邊 —— 曾特首，我也是問你同一個問題。

這羣同學是愛香港的，而且他們不是由前兩星期才開始苦行；他們是由天星、皇后，一直慢慢走到這裏，來到今天的。他們亦在周圍的地方苦行過，或許司長 —— 對不起，特首，不好意思，特首，真的不好意思，我看到我在發言時，我一直跟你說話，你卻一直在翻紙，在整理你桌上的資料。我覺得你好像不大理會我，也不大理會外面的“80後”，更不大理會我正在提問的問題。我很希望你真正去聽一聽他們的聲音。你剛才說聽到，但為何你連出去跟他們談話也拒絕呢？他們不是今天第一天在這裏的，他們已經在這裏(正如梁國雄議員剛才說)接近50小時，“捱更抵夜”、捱餓。他們用斷食的方法，用和平及不存私利的一個方法，要求和你見面，亦希望你聽到他們的聲音。現在你只是欠一個動作，便是出去與他們交流。剛才你提到甚麼包容、對等，你今天本來是可以做得到的，但為何你到現在仍然拒絕呢？

行政長官：我說過很多次，我們重視年青人的意見，我們亦同樣重視其他人的意見。但是，在進行溝通時，要找一個適當的場合，要在心平氣和的情況下，才可互相進行溝通。對於這方面，對於和年青人的溝通，我一定會繼續努力。

陳淑莊議員：特首，你剛才表示你已說過很多次——沒錯，就是你已說過很多次，但為何卻沒有動作呢？你說心平氣和，外面的同學和年輕人全部都是心平氣和的。會否是你自己心有志忑，心如鹿撞，才不願意與他們對話呢？

行政長官：我沒有其他要補充。

潘佩璆議員：特首剛才提到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對於這個看法，我自己有少許不同的意見。

我認為香港的經濟問題，尤其社會上的貧富越來越分化，其實可能是更接近問題的核心。過去，我們看到很多“打工仔”的收入不斷下降，這情況在年青人方面比較嚴重，很多中產階級正逐漸淪為無產階級。

政府一直說很關心市民的生計、工作和收入等，但很多時候，我們看到政府的行為與其所說的是背道而馳。我們不說其他，單說政府本身所聘用的人員。過去，政府一直以公務員編制聘請員工，但多年前，礙於當時的經濟，便凍結了公務員編制，開始聘用一些合約制非公務員同事，我們最近正在處理一羣這類的同事。屋宇署共有七百多名這類的同事，他們的工作屬於一個特定的項目，是以分5年再加5年作出的撥款，來清拆一些僭建及有危險的建築物。他們入職時的聘用條件，較諸公務員已有一大段差距，但他們每天實際上卻是跟其他公務員同事一起並肩工作.....

主席：潘議員，請你盡快提出你的質詢。

潘佩璆議員：.....有些工作甚至是混合進行的。可是，由於政府要終止他們的工作，他們如今要面對失業。至於這些清拆僭建物的工作，我們從局長方面得悉，將來會以外判方式進行。所以，即使外判商將來會聘請他們，他們的工作條件又會再低一級。所以，我們看到政府.....

主席：潘議員，請你提出你的質詢。

潘佩璆議員：..... 是的，我會很快、很快提問，但我要先解釋這方面的背景。我們看到，政府的工作本來是由公務員負責，然後再交由合約制非公務員負責，現時則變成會把工作外判，情況是一級低於一級，政府作為最大的僱主，它是在牽頭製造勞工收入不斷下降。我想問特首，會否考慮改變這種做法呢？

行政長官：潘議員，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責任，便是要向立法會負責。關於我們的編制和開支，是有一個嚴謹的制度，我們現正嚴謹處理公務員的編制。很多時候，如果有一份工作是屬於長期的、經常性的，每年每月都要進行的，我們一定要考慮採用長期僱用的方法來僱用公務員，但如果有些工作是短期的，是特別在某段時間有需要，但沒多久後便沒有需要，那麼，我們當然會以其他方法處理。因此，我們會以其他合約制的方法處理，一定是會有不同的處理方法的。可是，如果一開始聘用便是終身制，公務員在公共服務當中便會缺乏了最重要的彈性。不過，我完全同意，在某些情況下，特別是對臨時僱員，當我們按這些編制聘用僱員的工作完結後，我們不再跟他們續約時，我們會盡量協助他們找尋新的職位。在這方面，我相信勞工處一定會繼續努力幫助他們找尋工作的。

潘佩璆議員：我想補充問一問，因為在最近數月，我們連續審批了開設一些首長級職位的申請。每當我們審批開設這些職位的申請時，內心便產生一種矛盾，因為一方面，那些比較低級的公務員或公職人員，政府是盡量以低薪聘請他們，但另一方面，比較高級的同事，例如最近開設的職位，亦真的比較.....

主席：潘議員，請盡快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潘佩璆議員：..... 所以，我想問一問，可否考慮一下香港市民的觀感，以及在收入差距方面，政府能否加以矯正？

行政長官：我很同意潘議員所說，貧富差距是任何開放型資本主義社會的必然現象，是每一個社會都要面對的深層次問題。可是，自從我們有了自由經濟後，不曾有人可以真正解決這個問題，只好希望能夠藉工作

的留陞，然後透過教育來填補這方面，更希望在社會上不會有一個階層是永遠貧窮，而是可在經過某時代後，得以改善他們的生活和收入。我同意你所說，這是深層次的問題。對於你剛才所說的，有一點我很想你知道的，潘議員，我們香港是循着一個知識型經濟體系發展，不論商界或公營部門均要尋求一些高效率的，特別是接受了訓練的、高知識的、能夠控制知識經濟的人員，所以，我們須有高級公務員，才能夠保持我們的競爭力。此外，我也同意，我們在發展的同時，一定要照顧低下階層、沒有接受過高尚教育的人的需要，讓他們的生活也可以得到保障。

梁劉柔芬議員：我很高興聽到特首剛才對於現時青少年的心態作出了正面回應，亦希望政府能夠在諸如地區團隊的體育方面，尤其是興建更多場地，幫助青少年。我們經濟動力未來會構思一個好的平台，以便更多與青少年溝通。

在過去1年，據說有數千億元熱錢流入了香港，促成了資產泡沫。請問我們有甚麼措施可以防止及減低在泡沫爆破時，對香港的經濟和樓市造成的沖擊？預測這些沖擊會是多大呢？

行政長官：在過去1年，的確有數千億元熱錢流入了香港，我們有不停監察這些熱錢流入的原因和流向。梁劉柔芬議員，香港金融體系現時的基調十分好，所以，我們有能力應付大量資金進出的情況。我們關注這些資金如果是泛濫的話，會否導致低息率，由低息率引致貸款大增或資產價格急升，我們要留意這兩方面。我們正研究貸款方面是否過度？是否因為有太多熱錢流入，導致低息的情況過早出現？我可以告訴你，在去年11月，即兩個月前，我們進行了比較，特別是我們就貸存比率，即貸款額及銀行存款額的比率進行了比較，當時(即去年11月)的比率是0.7，換言之，10元的存款便借出了7元，這是遠低於海嘯之前(2008年8月)0.84的比率，即10元存款便借出了8.4元。換言之，現時的貸款情況亦很緊張，不會因為有熱錢流入而令貸款放任，導致市場突然失控。

至於樓市和股市，我們就供樓能力亦作出了比較。例如在股市方面，據我們所知，約有六千多億元流入了香港，當中有四千多億元流入股市，原因是**IPOs**，另外是有供股和配售，這些全部都是按正常程序進行的。這些錢很多都不是本地人的錢，而是外國人的資金，流入香港購買資產，這都是正常的發展。我們會關注這些資金的流向，告訴大家我們會怎樣做。

對於樓市，我們是更關注，因為這是我們十分敏感的資產，我們會特別留意。尤其是中產方面，我們會留意他們所居住樓宇，價格有否飆升？我們亦有研究普羅大眾的負擔能力。到目前為止，雖然這是一個很敏感的項目，但我們也有留意。我們至今也看不到有明顯的泡沫，然而，我不排除有個別人士買樓時有困難，特別是他們屬意的樓宇的價格，跟自己的負擔能力有差距，這情況是會發生的。我相信大家可以就這方面有更多溝通和研究，特別是看看有甚麼解決方法。

我知道普羅大眾的負擔能力是足夠的，但有個別情況則是未能負擔，原因是甚麼呢？有甚麼可以幫助他們呢？是否可以調校政府的政策呢？我們希望可以做一些工夫，在這方面研究一下。然而，到目前為止，我想說的是，對於有資產湧入香港以致產生泡沫的情況，我們會十分審慎和關注，而監察的程度是，我們每天都在進行。有時候，有大額熱錢流入，我們是每小時也有監察的。所以，我覺得我們已有充分機制留意其走向，而且我們也有策略，可於有急要時應用，防止香港發生諸如美國般經濟泡沫突然爆破而不知道的情況。

梁劉柔芬議員：可否有一個更好的資訊系統或預測，以備一旦有熱錢隨時被調走或抽走——一如在去年年底最後一季，有資金被抽走時那樣——可以加以防止呢？會否有一個更好的預測期，提醒市民這種情況會隨時發生，所以要小心提防？會否有這個可能性呢？

行政長官：對於錢的流向，我們所看到的是事實，但預測它會如何流動，以現時的技術則尚未能做到；美國人看不到，歐洲人看不到，我們也看不到，因為市場的動作並非單向，而是很複雜的，是在有很多互動後得出的最後結果。此外，心情、民情的feel會是如何，亦會有不同的影響，致令錢在某一秒會流走或回來，所以我們是不能做到的。可是，最重要的是我們市場的基調穩健，讓我們能夠應付大量資金的進出，不影響普羅大眾的生活。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我很相信最低限度已可應付我們必須做的工夫了。

張學明議員：主席，近日社會上對高鐵問題的討論非常熱烈，我們立法會經過10小時的討論，至今財務委員會（“財委會”）仍未撥出款項，我覺得這令市民非常失望。民建聯在12日進行了一項簽名運動，在一天之內合共取得12 000個簽名，而單是我們剛才在午膳期間在中環舉行的簽名運動，也有一千多名市民簽名支持興建高鐵。民建聯亦特別在12日至

14日期間進行了一項問卷調查，當中的問題很簡單和單一：“究竟你是否贊成興建高鐵？”結果有72%的市民表示贊成，反對的佔19%，而沒有意見的佔7%。我們提到高鐵對未來的發展，特別是對年青人未來經濟的挑戰起了積極作用，大家都非常認同，人數達到75%，而不認同的則佔17.2%。最後一項問題是有關明天財委會要通過這項討論，我們問市民是否贊成，贊成的佔69.9%，而不贊成的佔10%.....

主席：張議員，請你提出你的質詢。

張學明議員：特首，你作為特首，面對這個問題，投票的是60位議員，今天給你一個機會，請你以行政長官的身份游說我們60位立法會議員，投下他們神聖的一票，以及呼籲市民繼續支持興建高鐵。

行政長官：我相信有關高鐵的認識，我不能與鄭局長相比，她對此掌握得很清楚。她與她的同事在這個場合、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工務小組委員會及其他數個場合，已很詳細解釋了多項問題。我相信大大小小的問題已反覆提過很多次，也回答了很多次。我想大家都很心急，希望這件事盡快落實，獲得立法會財委會的批准。不過，我也要尊重立法會開會的程序，一定要盡量完成表決才能做得到。我和你一樣，也很希望能在明天的會議上找到一個表決的機會，讓事情盡快有一個決定。我很同意你說普羅大眾的主流民意很清楚，但我亦清楚知道小部分人，包括很多年青人，對此事有異議。我們一定要給予機會聆聽他們的聲音，但同時亦一定要在這方面採取平衡，到了某個時機也要作出決定。

張學明議員：特首，這裏合共有超過1萬個簽名，我會在散會後代表民建聯把這些簽名交給政府，希望通過這些簽名，來表達市民對政府是有要求和有期望的，並希望政府能帶領市民跑在經濟的前頭，不要滯留在尾巴。

主席：行政長官，你是否有回應？

行政長官：我很明白我們在這方面的責任，香港的經濟發展一定要維持動力。我提出十大基建，正是這個原因，多謝你的提醒。

陳偉業議員：主席，特首剛才談到外面的年輕人時提到尊重，梁國雄便問他是否愛那些年青人，但他似乎是尊重有餘，愛心不足。

主席，說到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如果與1960年代相比，那時候更為嚴重。當時存在殖民地與殖民地人民的矛盾，即華人與港英政府的英國人的矛盾。當年更有左派發起暴亂，以恐怖手段殺害香港警察，並燒車，致令林斌被燒死，出現社羣對立的矛盾。可是，轉眼數十年了，很多矛盾已經逐步淡化。當年發動左派騷亂的人竟然獲頒大紫荊勳章，證明特區政府也承認這羣人在製造矛盾方面的貢獻。

我想問特首，他現時說有很多深層次矛盾，我知道他在政治方面已無能為力。即使有心，也可能有心無力。可是，作為特首，他制訂了很多社會及經濟政策，而在他的管治下——“老懵董”年代不計算在內——卻出現貧窮問題、貧窮人口的惡化、財團壟斷問題的惡化及青少年對香港前途感到暗淡等問題。他作為特首，第一，他是否認為這數年來矛盾的增加是他失職所致，才令溫總理連續兩次好像父教子般，指責或提醒他要處理這深層次矛盾呢？他是否要交代和解釋有否失職致令矛盾惡化？其次，在餘下的兩年多時間，他有何具體措施能令部分所謂的深層次矛盾得以輕微改善呢？我也不期望他做到具體和徹底的改善，但他有何方法會做到和承諾香港人會做得到呢？

行政長官：要改善低收入人士的生活，首先要搞好經濟，包括投資經濟、投資基建、支援中小企和發展優勢產業。經濟得以改善，“打工仔”的工資便會提升。我們亦已就最低工資進行立法，以保障工資水平。政府除了設立綜援作為安全網外，也為基層市民提供大量補助，包括房屋、教育和醫療服務。

過去兩年，香港市民，尤其是基層市民面對高通脹及其後金融海嘯所引發的經濟衰退，困難很大，政府是相當明白的。我們曾經多次推出利民紓困的措施，在過去15個月，我們動用了870億元的資源，大部分都是針對低收入及貧窮收入家庭。在15個月內，我們向傷殘綜援的受惠人士先後發放了3個月額外津貼。在15個月內，向領取高齡津貼的長者先後發放了3,000元及3個月額外高齡津貼，又自去年4月開始，把津貼金額增至1,000元。在15個月內，我們為低收入家庭先後代繳5個月公屋租金；又減免兩年差餉，間接減少低收入家庭所需繳交的公屋租金；亦向住戶提供12個月電費補貼，每月300元；又向領取學生津貼及綜援的學生先後發放2,000元開學津貼。

這些都是我們所做的工夫，我在剛才的開場白亦說過，我們會繼續應對今年的挑戰，一定會盡一切方法紓緩貧窮人士所面對的工作和生活困難。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真的不想與特首“狗噏”辯論。他剛才提到的措施，在落實之後，香港的貧窮問題仍然不斷惡化，而且堅尼系數仍在不斷增加。在他推出上述措施後，這些深層次矛盾的問題仍然存在。在過去5年，他說自己做了這些工夫，但問題卻仍然存在，並且惡化。特首，我現在要問的是——即使溫總理也叫你這樣做的，對嗎？——對於這些深層次問題，有些甚麼措施可以改善？別人問的問題沒有處理好，卻重提一些以往未有處理好的事情，真的不想與你“狗噏”辯論。

主席：陳偉業議員，請你坐下。

陳偉業議員：……特首可否回答，他有些甚麼措施，在將來……他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將來有何措施減低和改善這些問題？

主席：請議員遵守《議事規則》。行政長官，請作答。

行政長官：我剛才回答議員的問題時已經說過，在開放型的資本主義社會中，貧富差距是無可避免的問題。還有一件事情，我想提醒議員，如果要看我們的措施有否生效，在2004年至2008年金融海嘯尚未發生時，可以看到香港有快速的增長。在這5年間，香港基層僱員的收入是有改善的，特別是零歲至59歲的貧窮人口減少了四成，而同期的低技術僱員的失業率亦由10.1%下降至3.5%。至於每月薪金少於5,000元的全職僱員，人數亦減少了五成。

我只想說，我們以往所實施的經濟措施，普遍令低下階層的生活有所紓緩，這項政策是正確的。我們現時所做的，除了加強本身的經濟活力外，亦希望能在6項新產業方面創造新的職位，更希望能夠為基層居民提供更多職位，以改善他們現時的生活。一切措施都是針對香港各個階層，特別是基層居民的需要。

我們提到的很多事情都未必能夠做到盡善盡美，我是完全同意的，特別是在面對全球金融海嘯的危機下，香港特區政府所做的事情是否十全十美呢？一定不是的。可是，我們亦付出了努力，盡量設法做。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動用了八百多億元，即相等於我們GDP的5.3%，是所有先進社會的差不多兩倍。所以，我們已盡了一分力量，而我們亦會繼續維持這股力量。如果今年再次面對困難的話，我們仍會繼續做。

張文光議員：主席，特首，政改諮詢已經過了一半時間。特首心裏應該明白，只聚焦在政府所提出的2012方案，是不能夠解決當前的政制爭議的。

民主派有一項意見，特首也應該知道，便是認為2012年要有雙普選，或最低限度在2017年及2020年要有真普選。

我想問特首，你如何看這項意見呢？包括在2017年，特首的提名是不應該篩選及不高於2007年的標準，以及取消所有功能界別。

特首，你會否把這項意見向中央政府反映，甚至你會否爭取落實這項意見，而令長久以來有關政制的爭論，得到一個解決的基礎及鑰匙呢？

行政長官：在2007年，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給予我們一個很好、達到普選的基礎，當中提到我們在2017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而普選行政長官的方法，在《基本法》第四十五條中有一個框架，決議案亦給予我們一個提示。在2020年，隨着普選行政長官後，立法會全體議員也可以由普選產生，這是很好的範模、很好的里程碑。

我們目前要做的，是無論如何要使這種發展動力不要在2012年斷絕。所以，我們目前要做的，一定要針對性，使2012年的方案能達到共識，能在將來那兩組的選舉方法中，較現時的選舉方法，在民主角度上有所進步，這是最重要的工作。有了這衝力，才能有力氣再衝前至2017年做好普選行政長官的工作。當然，我們要達到普選方面，牽涉很多問題，包括張議員剛才提出的功能議席存廢的問題。關於他所謂的“真普選”，我再補充一句，我們所說的普選，當然是真普選，沒有所謂假普選這回事，但最重要的，是我們如何能使2012年的方案得到共識呢？是把一些我們知道我們所能做到的範圍之內，在這數月之內沒辦法達成共

識的問題、不能夠聚焦處理的問題，一定要放在下一步才處理，否則，到了2012年，我們真真正正不可以達到共識時，便真的會原地踏步了。

我真的很希望我們接納這個很嚴肅訂定的普選時間表，在2012年，我們盡量集中火力，集中共同的智慧、共同的努力，使現時的制度更完善，更民主，使我們有一個很好的基礎，能夠達致2017年普選及2020年普選。如果我們再把這個議程表無限地擴張，加入一些我們現時沒法解決的問題，包括議員剛才所說的，我們要解決的功能議席存廢問題，我覺得這樣會把我們現存的一線希望(這個工程已是很艱巨了)也化為烏有。

張文光議員：主席，民主派現時與政府之間能夠解決問題，或能夠尋求共識的，其實亦是只有一線希望。當然，我們是有分歧的，你只是聚焦於政府提出的2012年方案，而我們渴望解決2017年及2020年真普選的問題，然後迎刃而解地處理2012年的過渡，這個分歧是全世界也知道的。特首，如果你要解決這個分歧的話，即使你受到權力的限制或受到所謂五步曲的限制，你是否願意安排民主派和中央溝通對話，以解決這個分歧呢？這個問題如果不能夠提出來在議事日程上對話時，你如何能夠斷定這個問題是沒有基礎，這個問題現在是不能夠處理的，這個問題一定要在10年後才能觸及呢？

行政長官：首先，我們現時要解決的一件事，是香港本身要解決的問題，與中央政府無關。它已訂定了.....在2007年.....已經表示了它的立場，說明在2017年會發生甚麼事，2020年可以發生甚麼事，2012年可以發生甚麼事，現在的工作是在我們身上。當然，我自己一定會主力處理2012年這方面，令我們的分歧、任何的分歧達到共識。

政府提出的並不是一種方案，而是一份方向性的諮詢文件，當中有很多可以改善之處，可以讓大家拿出來討論的。當然，我們一定要根據2007年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框架來辦事，但也有空間可以討論。張議員，如果你覺得你對於2017年普選有甚麼意見，對2020年普選有甚麼意見，當然你是有權發表的。我只是勸諭各位，當我們要處理2012年的工序時，一定要集中處理這件事。有些問題可能要慢一步才能處理，緊急的事，便一定不可令香港市民失望，重蹈2005年所發生的事情，就是原地踏步。

無論如何，首要任務便是能夠在2012年達成共識，改變我們現時兩組的選舉制度，使其更民主、更開放、更多人參與。

吳靄儀議員：主席，在本會門外集會的，有成千上萬的市民在高呼“功能組別不代表我”。我想請問行政長官，功能界別是否代表普通市民呢？如果代表，為何只有一小撮人可以投票呢？如果不代表，他們又代表誰呢？

行政長官：在香港的政制設計中，功能界別已經運行了相當長的時間，是1997年以前的設計範圍的一部分，亦是現時建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對於我們現時要處理的問題，我知道是有不同的意見，特別是對功能議席將來的存廢問題，我剛才已在回答張文光議員的時候，說出了我對這方面的意見。可是，我覺得處理這問題後，最重要的是要回到我們的本位，雖然我們一定會聽到個別關於應該如何處理功能界別的不同意見，但我剛才說過，更要優先處理的，是2012年的選舉安排。

吳靄儀議員：主席，其實，我的問題很簡單和簡短，便是功能界別是否代表普通市民？特首是否已默認了，功能界別其實並不代表普通市民，只是他無辦法處理而已？主席，問題其實已經很嚴重，我不知道特首有否看過戴高禮的這幅圖，它顯示了即使在功能界別範圍內的二十多萬名選民中，有6個議席已經佔了80%選民的票，即有24席是由少於5萬名選民選出，是這麼嚴重的事情了，又怎可以怪責市民指功能界別不代表他們呢？他是否在這數年內也不會處理這問題呢？

行政長官：我一定尊重個別人士對功能界別的存廢有不同的意見。當然，有些人認為功能界別不代表他們。

吳靄儀議員：我想問行政長官.....對不起，他可否老老實實說一句，他是否亦同意外面的人的意見，功能界別並不代表他們呢？

主席：吳靄儀議員，你已經提出了你的補充質詢。

行政長官：我當然覺得功能界別有代表性，他們有代表工人階級、有代表商界利益、有代表專業人士、有代表個別組別，更有代表地區智慧和地區代表，他們當然有不同的代表性。可是，當然有些人認為不代表他，這並不足為奇。無論是行政長官或個別議員.....你可以問各位議員，

外面的市民是否每個人都承認你們的代表性呢？一定不可以的，我們一定不可強求。問題是，我們要解決的是，正如我剛才所說，在現階段，如果我們討論功能界別的存廢問題，我覺得對於現時我們想達到最重要的工序，便是在2012年要達到共識，能讓我們改善現時的選舉制度，是更困難及更不能達到的。

黃定光議員：主席，數天前，《文匯報》在星期一報道了特區政府會應公眾的訴求，增加邊境的商業發展，計劃在落馬洲、文錦渡和香園圍這些口岸，增加跨境的商貿發展規模，以配合長遠的經濟發展，而且會放寬古洞北、粉嶺北這些新市鎮的地積比率。在此，我想問行政長官，對增加跨境商貿發展規模的計劃是怎麼樣的？具體發展的項目是甚麼？如果是收地的話，政府在諮詢和補償方面，會如何汲取這次菜園村的經驗，盡量減少糾紛？

行政長官：每一次社會上有事件發生，我們也會盡量分析其情況、意思是甚麼，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增進我們的經驗，在面對同樣的問題時，能夠掌握得更好，把問題解決。

今次高鐵的建造，也給了我們很多教訓，使我們明白到市民對於現時收地情況的想法是與以往很不同，須以新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然而，我們這項政策也要保障公帑，也要以保障普羅大眾的利益來辦事。對於新界裏新城市、新市鎮的發展方向，我在施政報告裏提出了十大工程項目，這些新市鎮當然便在新界的新發展地區內。在這個過程之中，我一定會充分諮詢，而且我們發展的模式與以往的發展模式是不同的，是有別於像沙田、大埔的高密度發展，這是低密度的發展。它們的發展一定要考慮鄰近，特別是深圳區內的發展，以便能夠互補和加強發展，也要考慮到交通網方面。

我可以向議員保證的是，當我們真的作出具體發展時，一定會有充分的諮詢，在藍圖方面、收地方面，我們盡量減少.....在藍圖方面，盡量是透明度高，使大家能充分溝通，使事情能順利進行。

黃定光議員：行政長官剛才答覆質詢時指出，這次發展邊界的特點，便是與內地的關係相當密切，也加強了與廣東省政府和深圳市政府的合作。我想問特首，這次與內地諮詢和溝通的情況是如何的？

行政長官：黃議員，我只想跟你說一句，現時香港特區政府與廣東省領導的溝通，特別香港特區政府與深圳政府官員的溝通、與不同層次的溝通，是有史以來、開埠以來，從沒有這麼好的。因此，對於這些開發的問題，我很相信我們有共同意願，便是要把它辦得最好，能夠作出改善，令邊境兩方面的居民均能得益。

石禮謙議員：主席，我是由小圈子選舉出來的，是《基本法》所賦予各階層有代表，而我是代表建造業的。

主席，《基本法》很清楚指出，各階層是有代表的，令我們今時今日有30個代表在席。

主席，我想問特首，將來我們有普選後，張曉明在2007年12月29日說普選並不是代表廢除功能界別，特首可否作出解釋？

行政長官：我們現在就是希望議員不要在這段時間爭論關於功能界別的存廢問題，這是相當具複雜性的，是有歷史上的背景，而各行各業也有其代表性。最重要的是，我面對政治上一個很清楚的現實，就是在這個政制安排上的任何改變，也要得到三分之二的立法會議員的同意，而50%的立法會議員是從功能界別所產生的。我一定要用說服的方法，說出公眾利益的所在，才能把制度改變。

有關普選，我們很清楚它的意思。大家都知道，是要達到公平、普及。我們在2007年發表《政制發展綠皮書》時曾指出，在制訂普選模式時，必須考慮有關方案能否符合3項很重要的條件：第一，是國家對香港基本方針的政策；第二，是政制發展的4項原則，包括要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符合循序漸進的原則及適合香港實際的情況；及第三，是有普及和平等的選舉原則，這是很清楚說明的。所以，我很相信任何的辯論、任何的更改，功能界別如果將來要有所修改或如我們現時說般要廢除的話，也要得到我們大多數立法會議員的支持。我相信我是循着剛才所說的3項有關條件而考慮這個問題的。

石禮謙議員：主席，我非常支持政府現時拿出來向我們諮詢的這個2012年方案，即走一步總比停留着好。

第二個問題，我們在功能界別的問題也是要解決的，但不是說要即時解決和討論如何解決，而且均衡代表的精神是要留下來的。

行政長官：我同意均衡代表方面是有需要給予一定的尊重，一定要能夠充分兼顧，才可達成共識，否則，我們是沒法說服50%的立法會議員支持這個新方案。

黃成智議員：主席，我想問特首，香港的堅尼系數達到0.533，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過去1年的報告內指出，在全球27個最先進的經濟發展地區當中，香港是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方。這正正應驗了陳偉業議員之前所說，即使政府推出了很多它認為很厲害的扶貧工作後，我們仍然是27個國家之中最貧困的地方。

《明報》對市民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73%的受訪者覺得解決貧富懸殊問題應是政府一個主要的目標，而73%並不是張學明議員所說的那數萬人，每年也有六十多個百分比的市民表示支持普選，但特首也沒有做。在這情況下，雖然有很多市民最近覺得政府也似乎做了一些工作，但貧窮問題依然未能解決，這是否表示有些措施應更落實地推行呢？例如應擴大低收入交通津貼計劃，這是全港市民也關注的；兒童上網費，尤其是貧窮兒童上網費，至今還未落實；在職貧窮問題，今天還未解決；還有，我們正要求政府訂下貧窮線，以及訂定減貧目標。特首表示他有很多工作要做，但這些如此基礎的工作卻沒有做。最後一點，便是檢討綜援制度，令綜援制度可以幫助窮人，但這方面也還是未做到的。

我想問特首，關於這數方面的工作，你會否在未來1年真正地落實，並令在職貧窮人士、貧窮兒童和低收入人士的生活質素得以改善？

行政長官：我剛才在回答陳偉業議員的質詢時，已說出我在這方面的心境。關於地區交通津貼方面，大家也知道，我們已進行檢討和各項工夫，而且今天稍後時間亦有一個事務委員會特別討論這件事。我們已聽到各方意見，在梳理各方意見後，希望能盡快改善現時的制度，研究有何方法能真正地切合他們的需要，一方面能夠做到維護公帑不被濫用，另一方面，幫助在交通上有真正需要的人。

至於兒童上網費方面，我很清楚聽到普羅大眾就此問題的討論，特別是學生家中沒有電腦，怎麼辦呢？有電腦但沒錢繳交上網費，又怎

辦呢？我知道財政司司長正很小心地處理這問題，我們希望這問題能夠得到解決。關於所謂在職貧窮方面，香港貧富懸殊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而香港面對的問題與其他地區有點不同。第一，香港現時的經濟體系內最重要的是服務行業，特別是金融行業，吸引了全世界最高薪的人士前來工作。相對之下，其他普羅大眾的薪金便較少，但並非說他們沒有受到照顧。黃議員也很清楚，香港有頗完善的綜援制度，不單在生活方面，在醫療、教育和護老等各方面，也向他們提供很多照顧，而綜援金額每年也會根據通脹而作出調整，照顧這方面的需要。我們在這方面當然還有很多不足，但亦會盡量在現有的資源內尋求解決方法。

可是，你要明白的是，我們有些情況是與其他地區不同的，便是每天有150人來港會親，他們來港後過着香港最基層的生活，永遠沒有議價能力，而薪金往往是較低的。但是，我們能做的，只是透過教育和社會經濟的動力，使他們的生活質素慢慢提升。今天的窮人不是明天的窮人，而明天的窮人更會變成小康。這些小康家庭的小朋友長大後，可以成為專業人士，使生活質素得以好轉，這是我們所需的動力。由戰後至今，香港也是靠這些上升的動力來發展。我們面對的問題是存在的，但我們所做的工夫是積極的。可是，有些問題是永遠不能徹底解決，像貧富懸殊問題，是任何開放的社會也要面對的。

黃成智議員：主席，特首提出的問題我們已經耳熟能詳，但有很多工作真的還未做到。我剛才說的訂定貧窮線，以及政府減貧的目標，如果作為政府在這方面也不做點工夫，又如何說服市民你是有用心解決貧窮問題呢？還有，長者的退休保障至今仍要靠強積金，也有很多長者，即使在退休時領取強積金，也得不到保障。我們長期爭取的全民退休保障，政府亦沒有任何回應，那是否一個負責任，解決貧窮問題的政府的表現呢？我希望特首能制訂貧窮線，並且在退休保障方面，令市民有安定的退休生活，不知可否做得到呢？

行政長官：以前的扶貧委員會把生活入息低於平均綜援金額的家庭界定為貧窮人口，他們是有做工夫的。但是，扶貧委員會認為，我們不能以絕對貧窮的概念來理解香港的貧窮問題，亦不能以收入來界定貧窮，一定要同時考慮貧困人士家庭上的其他實際需要，所以我們並不是沒有做工作，是已經訂立了，而且做得更多。還有甚麼呢？包括他們能否得到生活上必需的服務和機會，例如房屋、醫療、教育和就業等，這些都是政府沒有設立所謂單一貧窮線，而採用一套24個多元化的指標，從不同

角度審視香港貧窮問題的原因。我希望你明白，我們在這方面的立場，就正如我剛才所說的這樣。

李慧琼議員：主席、行政長官，最近1年來，發生了十多宗投擲腐蝕性液體的事件，雖然特首每次在事件發生後均表示很憤怒，但憤怒歸憤怒，現時大量案件其實也是未破案的。這些新聞其實不單在香港媒體會報道，國家的鳳凰衛視也有報道。在廟街當天發生投擲腐蝕性液體後，我留意到這是CNN報道的唯一一宗香港新聞，其中拍攝着那些外國遊客被腐蝕性液體所傷後的一些情景。

其實，這個問題歸根究柢便是舊區的大廈保安出現了嚴重的漏洞。劉江華議員昨天也就這個問題向局長提出質詢，局長說即使要求增加撥款來幫助舊樓加強保安，也不知應由哪個部門來處理這些舊區大廈的保安問題。

特首，我希望你在這裏澄清，其實有沒有一個部門現時可以迅速協助舊樓加強保安工作？而特首會否要求司長在未來的預算案中，預留款項來協助這些舊樓加強保安的工作呢？

行政長官：有關投擲“腐蝕彈”的案件，的確是令人很氣憤，也令人很傷心的。你知道政府高度重視這個問題，而且下了很大決心要偵破這些案件，也很高興警方在這方面似乎已作了一個突破，昨天才剛剛做了這些工夫。我希望這能引致其他問題也可以解決，而其他的案件也能夠迎刃而解。警方已懸紅170萬元，希望香港市民能夠提供一些資料。

要解決這些問題，我相信工作是很龐大的，原因是你可否在社會上取得一個平衡。就安裝“天眼”和鐵閘而言，這些是私人樓宇，要尊重業主的權利，所以在這方面，政府不能就這樣走進去，表示要安裝鐵閘，阻擋陌生人出入，或是安裝“天眼”，拍攝高空擲物。我們可否這樣做呢？我想我們要小心，現在不單是資源的問題。Starry，我可以向你保證的便是，如果我們找到一個好方法——特別是得到區議會的支持——而大家也同意的話，資源是一個次要的問題。你說我們政府部門內有很多同事，能否作出調協和找人來做這件事？這更不成問題。我們每天早上也會見面，這些問題很容易便能解決，最重要解決的問題是，能否得到當地居民的共識，認為這樣做是最有效的。

現時捉拿投擲腐蝕性液體的兇徒的工作，在社會方面，特別是舊區的居民，已很同心協力地與警方合作。我自己很有信心，如果得到他們的支持，要找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是很容易的。一旦有兇徒再次犯案，居民便會自行即時封鎖大廈門口，禁止人流出入，這已是很有有效的了。警方到場往往需時數分鐘，在數分鐘時間後，兇徒也逃之夭夭了。

我很相信的是，你說要加強保安，我們是會研究的；要安裝“天眼”，也是會研究的；加強居民的互相合作，警民合作做得更好，也是要跟進的。然而，我覺得一定有需要尊重私人業權的。你剛才說我們要協調，這方面不成問題。當然，我們還未有決定，我們不能夠每天也有一位局長上任，今天有一位“鏟水”局長，明天又有另一位局長，不可以這樣做的。不過，在協調方面，我們是一定做得到的。

李慧琼議員：*主席，我想舊區的居民其實是有共識的。特首，我希望你也瞭解舊區的現實情況，當這麼多投擲“鏟水”的事件發生之後，公屋已加強保安，如果大家願意的話，便可以安裝“天眼”。然而，舊區有很多舊式大廈，它們既沒有法團、沒有鐵閘、沒有保安系統，也缺乏資金。我剛才要求的，不是要政府強迫所有舊樓做這事，但資源確實是一個問題。*

特首，你可否承諾你會特事特辦，會加以考慮這件事情，包括考慮設立一個跨部門的協調委員會來處理？因為不單是保安局局長處理這個問題的，我剛才說的問題是舊樓的保安，而不是如何捉拿兇徒，希望你你可以承諾這事情。

行政長官：你是把問題擴大了，現時所說的是發生了投擲“鏟水”事件，如何捉拿兇徒及有關保安的事宜，你卻把問題擴大至所有舊樓的保安。舊樓保安的責任，當然是舊樓業主的責任，我們不能把責任也推到所有納稅人身上，替他們做這事的，對嗎？然而，如果它們有特別的困難——因為它們沒有保安，便引發了其他問題——那麼我們可以特別考慮，可以特別處理。

然而，最重要處理的便是，如果舊樓保安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而如果我們真的很幸運能解決這事，可以捉拿到這名投擲“鏟水”的兇徒，之後還有其他問題要解決的話，便要透過區議會，大家商討清楚這裏還有甚麼需要，或看看有甚麼改善方法。需要資源的話，我們便會認真考慮。如果需要協調，我們也一定會考慮的。我相信協調和資源是另一個問題，社會共識是更為重要的。

余若薇議員：特首在開場白中表示，公投在《基本法》內沒有法律基礎，我相信他也知道，法律沒有禁止的事，便是可以做的。

不過，我今天想問特首關於空氣的問題。特區政府時常讓我們看空氣指標、空氣質素的情況，根據政府提供的數據，4種污染物中的3種的排放量一直下降，但路邊空氣監測站錄得空氣污染水平甚高的日子(即超標的日子)卻越來越多，特別是在中環區——或許你坐車便不太覺得到，但我們在街上走時便感到很明顯——銅鑼灣、中環和旺角等地方的空氣污染水平超標的日子越來越多。

他一方面告訴我們污染物排放量下降，但另一方面錄得的空氣污染指數卻越來越差。雖然政府已推行一籃子措施，但似乎情況並沒改善。我想問特區政府，特別今天想問問特首，他們有何良策應付？

行政長官：反映香港空氣質素的指標共分兩種，我相信大家也很清楚，第一種是路邊空氣污染指數——邱局長，如果我說錯了，記得提醒我——關於空氣質素的指標，這一種是路邊空氣質素的指標。現時，我們在中環、旺角和銅鑼灣這3個汽車流量最大的地區設有路邊空氣監測站，以監察路邊空氣質素，這是長期進行的工作。去年，中環、旺角和銅鑼灣的路邊空氣污染指數達到某些病患的市民須作出預防或以上的級別(即我們所說的危險日子)分別為中環有13%、旺角有11%和銅鑼灣有7%。換句話說，中環平均在8天之中便有1天是市民要作出預防的。這是不可接受，也是不理想的。

路邊空氣中有3種主要的污染物，一種是粒子(particulates)，第二種是二氧化硫(sulphur dioxide)，第三種是二氧化氮(nitrogen dioxide)。過去5年，路邊的粒子數量下降了19%、路邊的二氧化硫下降了36%，但路邊的二氧化氮則上升了15%。所以，路邊空氣質素問題不是出自粒子和二氧化硫，而是出自二氧化氮。二氧化氮是從哪裏排放出來？根據專家指出，它是由汽車排放的氮氧化物，加上空氣的臭氧(ozone)結合而成，所以我們要跟蹤氮氧化物的排放和臭氧這兩種物質。

事實上，關於二氧化氮這個問題，我們一定要減少汽車排放的廢氣，因此，我們引入歐盟V期的柴油，更資助歐盟前期和I期的柴油車輛盡量轉換為歐盟新型車款，以減少廢氣排放。我們並希望重整巴士路線，以及研究進一步措施，包括鼓勵全面使用全電動車輛。我們正進行這方面的試行工作，並會積極去做的。

此外，臭氧的排放屬於區域性問題，我們與廣東省正積極合作，希望在區域排放上減少臭氧的排放，使香港整體的空氣質素有所改善。大家看到我們正在這數方面做工夫，而我們亦明白要在哪裏做工夫，但這些是較為漫長的工作，因為更換汽車會對車主造成負擔，而更換巴士亦會影響票價，即使政府使用納稅人的錢資助巴士公司更換巴士，亦要研究每年的維修問題及對票價的影響，不過，我們會陸續進行這些工作，而且亦明白問題所在，以及怎樣改善這些問題。然而，根據資料顯示，一般空氣污染指數是正在不斷改善，多種污染物在這5年來也是一直減少的。

如果我們要跟隨國家在減少碳排放方面所進行的工作，對於改善污染物也會有幫助。我們在這方面亦要有大動作。國家很希望以2005年為標準，至2020年能把單位本地生產總值的碳排放量減少40%至45%。我們要進行大規模的工程，但我們有決心，並會研究怎樣推行這項工作，例如減少用煤發電，多用天然氣或核能發電，這樣香港整體的空氣污染情況便會有更明顯的改善。

我想說的是，問題是存在的，我們的確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但我們很有決心，並已抓緊問題所在，希望能逐步解決這個問題。

余若薇議員：主席，我問特首這個問題，並不是要考驗他，要他背書，我只是特別指出路邊空氣監測站的問題。特首說得很正確，這是香港交通的問題，他提出了一籃子的措施，包括在施政報告提出撥款32億元供市民換車，這措施在今年3月31日將會屆滿，但直至現在，他知道那32億元用了多少嗎？

行政長官：用了很少。

余若薇議員：是的，這措施並不成功。我想問特首的是，他在推行可持續發展時，其中一項考慮的措施便是更換巴士。他剛才回答我時說很有決心，並知道問題所在，而且又不希望影響票價。既然政府真的如此有決心，知道問題所在，而且不想影響票價，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做法——他當時也說過的——便是更換巴士，由政府用公帑購買巴士，然後租予巴士公司，這做法便不會影響票價了。這對大眾健康是很重要的，因為不可以只考慮巴士乘客要增加巴士收費的問題，在路邊行走的人也會吸入這些空氣的。大家看到有數千輛歐盟II期、III期的巴士在路

上行走，所以路邊空氣監測站才錄得如此高的指數。雖然一般監測站的指數改善了，但路邊空氣監測站錄得的指數依然這麼差。

我現在想問特首，他會否承諾要求財政司司長 —— 財政預算案也快出籠了 —— 撥一筆錢出來更換新巴士，讓巴士公司向政府租用？這樣做既不會影響票價，亦可讓我們呼吸到新鮮的空氣。

行政長官：在進行這個大動作前，我們要考慮其代價和益處，以求取平衡。關於這方面，我們正不停進行研究。余若薇議員，我們研究了很多次，每次拿出來討論又討論，要投放多少資源。每次我也問邱局長，究竟我們投放了這麼多資源，會增加多少個藍天的日子呢？

余若薇議員：六十億元.....

行政長官：你知不知道會增加多少個藍天的日子？

余若薇議員：比高鐵便宜很多 —— 那裏要花六百多億元，我現在只是說要花60億元.....

主席：余議員，請你坐下。你的提問時限過了。

行政長官：現在不是單純那個問題，究竟可以換來多少個藍天的日子呢？減少了多少天.....他們告訴我，今天的空氣污染指數偏高、今天是高、今天是中等。我問他，究竟可以減少多少指數屬偏高的日子？原來只是很少。在這情況下，我們的問題是，這不是財政司司長可以“話事”的，要得到立法會批准，屆時議員問我的話，便會很麻煩了，究竟那些錢花來有何用？是否官商勾結？為甚麼要花這麼多錢？這些錢可以換來多少個藍天的日子？(眾笑)

余若薇議員：我告訴特首，立法會對此問題是有共識的。

主席：余若薇議員，請你坐下。我們現在不是進行辯論，請你坐下。

行政長官：我向大家保證，我們會繼續研究這個問題，好嗎？我會繼續研究這問題，我每次也會研究這個問題，我得說服財政司司長，看看他認為是否值得花錢，如果他說不值得的話，我也要說服他，但要說服他的話，我也要有實據，說出真的可以改善多少。如果不能改善，或許1年只可以改善1至2天的話，那便要考慮得清清楚楚了，對嗎？

主席：今天的行政長官答問會到此為止。

行政長官現在離開會議廳，請各位站立。

行政長官：多謝各位。

下次會議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2010年1月20日星期三上午11時正續會。

立法會遂於下午4時38分休會。